

閒

情

偶

寄

閒情偶寄二卷目次

詞曲部

音律第三 計九款

格守詞韻

凜遵曲譜

魚模當分

廉監宜避

拘句難好

合韻易重

慎用上聲

少填入韻

別解務頭

閒情偶寄卷之二

湖上笠翁奇

漁著

曙沈心友四伯

男 將開信斯

全訂

音律第三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填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詞。填詞之樂。詳後賓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較之南面百城。洵有過焉者矣。至說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極格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

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弗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終結。內分八股。股股相對。繩墨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嘗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也。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

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
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肅而實未嘗
肅也。調聲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則詩中
之近體是已。起句五言。則句句五言。起句七
言。則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韻。則以下俱用某
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下句第二字定用
仄聲。第三第四又復顛倒用之。前人立法亦
云。肯且審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
言。句句七言。便有威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

則七言之句不來矣。起句用某韻。以下俱用
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下句第二字定用
仄聲。則拈得平聲之韻。上法入三聲之韻。皆
可置之不問矣。守定平仄。二語再無變
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轍。保無朝更
夕改之令。匪人適從矣。是其苛猶未甚。密猶
未至也。至于填詞一道。則句之長短。字之多
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
不移之格。長者短一線不能少者。增一字不

得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令人把握不定。當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當陰者陰。祇一陽字不能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清楚。又與聲韻乖張。令人攪斷肺腸。煩苦欲絕。此等苛法。儘勾磨人。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是千幸萬幸之事。尚能計其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予襍襍識字。總角成篇。于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精窮其義。然皆淺涉一過。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

王左車
云數語
曰近其
頁

文字之難。未有過于填詞者。予童而習之。于
今老矣。尚未窺見一斑。祇以管窺蛙見之識。
謬語同心。虛赤幟于詞壇。以待將來作者。能
于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
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
火上。仙叟奕于橘中。始爲盤根錯節之才。八
面玲瓏之筆。膏名千古。余影何慚。而千古上
下之題品文藝者。看到傳奇一種。當易心換
眼。別置典刑。要知此種文字。作之可憐。出之

不。易。其。楮。墨。筆。硯。非。同。已。物。有。如。假。自。他。人。
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處。爲。人。掣。肘。非。若。詩。
賦。古。文。容。其。得。意。疾。書。不。受。神。牽。鬼。制。者。七。
分。佳。處。便。可。許。作。十。分。若。到。十。分。卽。可。敵。他。
種。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詞。家。實。欲。主。
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請。作。者。同。拈。一。題。先。作。
文。一。篇。或。詩。一。首。再。作。填。詞。一。曲。試。其。孰。難。
孰。易。誰。拙。誰。工。卽。知。予。言。之。不。謬。矣。然。難。易。
自。知。工。拙。必。須。人。辨。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于南西廂。凡有作者當以之爲戒。不當取之爲法。非止音律。文藝亦然。請詳言之。填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于北西廂者。自南本一出。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羨。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于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于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茲請先言其

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一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廂甚易。崑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卽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此北本雖佳。吳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

添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
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于作
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
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
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
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
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
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
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闕句。

櫛字。此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浹。以其就北本增刪。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已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刪。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強支吾。

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罵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卽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廂者之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間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廂者豈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戶戶祝居然配饗琵琶非特實甫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生平

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
搬演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惡。
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
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聲響啞啞。
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于身矣。此但責
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
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
戶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別
戶。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

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卽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于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

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
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
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于梨園之口習。于觀
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
譜。所填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
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
噫。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
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
予不急為拈出。則南西廂之流毒。當至何年。

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門。魏貞菴相國。取崔鄭合葬墓誌銘。示予。命予作北西廂翻本。以正從前之謬。予謝不敏。謂天下已傳之書。無論是非可否。悉宜聽之。不當奮其死力。與較短長。較之而非。舉世起而非。我卽較之。而是舉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貴遠賤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柳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尚。

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時龔
芝麓先生亦在座。與貞菴相國。均以予言爲
然。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廂。又有一人欲續水
滸傳。同商于余。余曰。西廂非不可改。水滸非
不可續。然無奈二書已傳萬口。交贊其高。踞
詞壇之坐位。業如泰山之穩。磐石之固。欲遽
此之使起。而讓席于余。此萬不可得之數也。
無論所改之西廂。所續之水滸。未必可繼。後
塵。即使高出前人數倍。吾知舉世之人。不約

而○同○皆○以○續○貂○蛇○足○四○字○爲○新○作○之○定○評○矣○
二○人○唯○唯○而○去○此○余○由○衷○之○言○向○以○誠○人○而○
今○不○以○之○繩○已○動○數○前○人○之○過○者○其○意○何○居○
日○存○其○是○也○放○鄭○聲○者○非○讐○鄭○聲○存○雅○樂○也○
辟○異○端○者○非○讐○異○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
西○廂○非○讐○南○西○廂○欲○存○北○西○廂○之○本○來○面○目○
也○若○謂○前○人○盡○不○可○議○前○書○盡○不○可○毀○則○楊○
朱○墨○翟○亦○是○前○人○鄭○聲○未○必○無○底○本○有○之○亦○
是○前○書○何○以○古○聖○賢○放○之○辟○之○不○遺○餘○力○哉○

予又謂北西廂不可改。南西廂則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觀此劇。非故嗜痂。因此劇之外。別無善本。欲觀崔張舊事。舍此無由。地乏硃砂。赤土爲佳。南西廂之得以浪傳。職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別出新裁。創爲南本。師實甫之意。而不必更襲其詞。祖漢卿之心。而不獨僅續其後。若與北西廂角勝爭雄。則可謂難之又難。若止與南西廂賭長較短。則猶恐屑而不屑。予雖乏才。請當斯任。救

餒有暇當卽拈毫。

南西廂翻本旣不可無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劇蔡中郎夫婦之傳旣以琵琶得名則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當年作者何以僅標其名不見拈弄其實使趙五娘描容之後果然身背琵琶往別張大公彈出北曲哀聲一大套使觀者聽者涕泗橫流豈非琵琶記中一大暢事而當年見不及此者豈元人各有所長工南詞者不善製北曲耶

臣王實甫作琵琶。吾知與千載後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予雖乏才。亦不敢不當斯任。向填一折付優人。補則誠原本之不逮。茲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擴爲全本。以備詞人採擇。如其可用。譜爲絃索新聲。若是則南西廂北琵琶二書。可以並行。雖不敢望追蹤前哲。並轡時賢。但能保與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填未刻之內外八種。合而較之。必有淺深疎密之分矣。然著此二書。

必須杜門。紫月竊恐饑來。聖人勢不由我。安
得雨珠。雨粟之天。爲數十口家人。籌生計乎。
傷哉貧也。

恪守詞韻

一齣用一韻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爲定格。舊曲韻
雜。出入無常者。因其法制未備。原無成格。可守不足
格也。既有中原音韻一書。則猶畛域畫定。寸步不容
越矣。常見文人製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韻之字。
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韻中。而又不肯割

愛故勉強入之。以快一時之目者也。杭有才子沈孚中者。所製縮春園息宰河二劇。不施浮采。純用白描。大是元人後勁。予初閱時。不忍釋卷。及考其聲韻。則一無定軌。不惟偶犯數字。竟以寒山桓歡二韻。合爲一處用之。又有以支思齊微魚模三韻並用者。甚至以真支庚青侵尋三韻。不論開口閉口。同作一韻用者。長于用才。而短于擇術。致使佳調不傳。殊可痛惜。夫作詩填詞。同一理也。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之韻。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

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
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
設有一詩于此。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一東二冬
並叶。或三江七陽互施。吾知司選政者必加擯黜。豈
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詞家繩墨只在講
韻。二書合譜合韻。方可言才。不則八斗難克。升合五
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

樂遵曲譜

曲譜者填詞之粉本。猶婦人刺綉之花樣也。描一

刺一朶畫一葉。綉一葉拙者不可稍減。巧者亦不能
略增。然花樣無定式。儘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
佳。稍稍趨新。則以毫釐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
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內刊成之定格。是
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
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
亦可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填詞。何元
人哉。辭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填詞。而
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反。稍有一綫之出入。則葫

蘆體樣不圓。非近于方。則類乎匾矣。葫蘆豈易書者哉。明朝三百年。善書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書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葢詞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技。倆無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爲一曲。鑄鑄成名。如金索掛梧桐。傾盃賞芙蓉。倚馬待風雲之類是也。此皆老于詞學。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則上調不接下調。徒授歌者。抑揄然音調。雖協亦須文理貫通。

始可串離使合。如金絡索梧桐樹。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傾盃序玉芙蓉。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傾盃賞芙蓉。傾盃酒而賞芙蓉。雖係捏成。猶口頭語也。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是三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此語卽入詩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係有倫有脊之言。雖巧而不厭其巧。竟有只顧串合。不詢文義之通塞。事理之有無。生扭數字。作曲名者。殊失顧名思義之體。反不若前人不列名。

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兒水而串入二別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而串入三別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別曲。則曰攤破簇御林。攤破錦地花之類。何等渾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數曲串爲一曲而標以總名。如六犯清音。七賢過關。九迴腸。十二峰之類。更覺渾雅。予謂串舊作新。終是填詞末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卽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

善惡在實不在名也。

魚模當分

詞曲韻書止靠中原音韻一種。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十年之前。武林陳次升先生欲補此缺陷。作南詞音韻一書。工垂成而復輟。殊爲可惜。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填詞之家。卽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然此猶可緩。更有急于此者。則魚模一韻。斷宜分別。爲二魚之與模。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清當

日何故比而同之。豈做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
三韻合爲十三元之一韻。必欲于純中示雜。以存大
音希聲之一綫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歇脚處。覺其
散漫無歸。卽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
聾牙聾韻。逆耳。倘有詞學專家。欲其文字與聲音姪
美者。當令魚自魚。而模自模。兩不相混。斯爲極妥。卽
不能全齟。皆分。或每曲各爲一韻。如前曲用魚。則用
魚韻到底。後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猶之一詩一韻。
後不同前。亦簡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見推之作詩用

韻亦當做此。另鈔元字一韻。區別爲三。拈得十三元者。首句用元。則用元韻到底。凡涉繁孫二韻者。勿用。拈得繁孫者。亦然。出韻則犯詩家之忌。未有以用韻太嚴而反來指謫者也。

廉監宜避

侵尋監咸廉纖三韻。同屬閉口之音。而侵尋一韻較之監咸廉纖。獨覺稍異。每至收音處。侵尋閉口。而其音猶帶清亮。至監咸廉纖二韻。則微有不同。此二韻者。以作急板小曲。則可。若填悠揚大套之詞。則宜避。

之西廂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懺一折用之者以出
惠明口中聲口恰相合耳此二韻宜避者不止單爲
聲音以其一韻之中可用者不過數字餘皆險僻艱
生備而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拈字撓字燻字贖
字簡字蕪字颯字惟惠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
實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廂卽不敢用此險韻矣初
學填詞者不知每于一折開手處誤用此韻致累全
篇無好句又有作不終篇棄去此韻而另作者尖計
妨礙故用韻不可不擇

拗句難好

音律之難。不難于鏗鏘順口之文。而難于倔彊聱牙之句。鏗鏘順口者。如此字聲韻不合。隨取一字換之。縱橫順逆。皆可成文。何難一時數曲。至于傾彊聱牙之句。卽不拘音律。任意揮寫。尚難見才。況有清濁陰陽。及明用韻。暗用韻。又斷斷不宜用韻之成格。死死限在其中乎。詞名之最易填者。如皂羅袍。醉扶歸。解三醒。步步嬌。園林好。江兒水。等曲。韻脚雖多。字句雖有長短。然讀者順口。作者自能隨筆。卽有一二句宜

作拗體亦如詩內之古風無才者處此亦能勉力。只才至如小桃紅下山虎等曲。則有最難下筆之句矣。幽閨記小桃紅之中段云。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恁兒拈低嬌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句叶韻。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斷該用平。不可犯仄。此等處似難。而尚未盡難。其下山虎云。大人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弄盞傳杯。恁般腴腆。這裏新人忒殺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只須懶能向前。待誰怎地展事。非得

然之三句。便能攪斷詞腸。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兩平兩仄。末字叶韻。待推怎地展。一句五字。末字叶韻。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何措手。南曲中。此類極多。其難有十倍于此者。若逐個牌名援引。則不勝其繁。而觀者厭矣。不引一二處。定其難易。人又未必盡曉。茲只隨拈舊詩一句。顛倒聲韻以喻之。如雲淡風輕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見好。若變爲風輕雲淡近午天。則雖有好句。不奪目矣。況風輕雲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

合律。或是陰陽相左。或是平仄尚乖。必須再易數字。始能合拍。或改爲風輕雲淡。午近天。或又改爲風輕午近雲淡天。此等句法。按之音律。則或諧矣。若以文理繩之。尚得名爲詞曲乎。海內觀者。肯曰此句爲音律所限。自難求工。姑爲體貼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曰不能也。旣曰不能。則作者將刪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創一格。而暢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則攻此道者。亦甚難矣。變難成。易其道何若。曰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有行之者。未必盡有知之者。行之者能

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偈。彊贅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卽稍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一字贅牙。非止念不順。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隨拈一二句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口頭語也。試變爲油鹽柴米醬醋茶。或再變爲醬醋油鹽柴米。茶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口頭語也。試將上句變爲日出東邊西邊雨。下句變爲道是有情却無情。

亦○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拘○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別○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卽○取○前○引○幽○閨○之○二○句○定○其○工○拙○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拘○體○也○懶○能○向○前○一○句○係○作○者○新○構○此○句○便○覺○生○澁○讀○不○順○口○事○非○偶○然○一○句○係○家○常○俗○語○此○句○便○覺○自○然○讀○之○溜○亮○豈○非○用○成○語○易○工○作○新○句○難○好○之○鑿○乎○予○作○傳○奇○數○十○種○所○謂○三○折○肱○爲○良○醫○此○折○肱○語○也○因○覓○知○音○盡○傾○肝○膈○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吾○不○敢○居○請○自○呼○爲○直○友○

合韻易重

句末一字之當叶者。名爲韻脚。一曲之中有幾韻脚。前後各別不可犯重。此理誰不知之。誰其犯之。所不盡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數句。茲請先言合前之故。同一牌名而爲數曲者。止于首隻列名。其後在南曲則曰前腔。在北曲則曰么篇。猶詩題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末後數語有前後各別者。有前後相同不復另作名爲合前者。此雖詞人躲懶法。然付之優人。實有二便。初學之時。少讀數句新詞。省費幾番記憶。一

便也。登場之際。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場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然合前之韻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做首曲。則知查韻。用過之字。不肯復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則止圖省力。但做前詞。不顧後語。置合前數句于度外。謂前曲已有。不必費心。而烏知此數句之韻脚。在前曲則語語各別。奏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故作前腔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將末後數句之韻脚。緊記在心。不可復用。作完之後。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韻脚而言也。韻脚

犯重猶是小病。更有大于此者。則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旦淨丑四人在場。生旦之意。如是淨丑之意。亦如是。卽可謂之同情。卽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淨丑未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况有生旦如是淨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闢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填詞之家。旣顧陰陽平仄。又調角徵宮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于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麤淺。

尤展成
云後
真曲夫
子名宜
組豆詞
場詞奴
之相無
乃過抑

之論則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
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詞人嘗效紀綱奔
走之力也。

慎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別。用之詞曲。較他音
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填詞者每用此聲最
宜斟酌。此聲利于幽靜之詞。不利于發揚之曲。卽幽
靜之詞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
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

出口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重複數字皆低則不特無音且無曲矣至于發揚之曲每到喫緊關頭卽當用陰字而易以陽字尚不發調況爲上聲之極細者乎予嘗謂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聲以及陰字乃字與聲之雄飛者也上聲及陽字乃字與聲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難于製曲初學填詞者每犯抑揚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爲上聲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詞人之能度曲者世間頗少其握管慙髭之際大約口內吟哦皆

同說話每逢此字卽作高聲且上聲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極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書孰知唱曲之道與此相反念來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于案頭而不利于場上之通病也非笠翁爲千古癡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點渣滓者孰肯盡出家私底蘊以博慷慨好義之虛名乎

少填入韻

入聲韻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以韻脚一字之音較他字更須明亮北曲止有三聲有平上去而無人用

入聲字作韻脚。與用他聲無異也。南曲四聲俱備。遇入聲之字。定宜唱作入聲。稍類三音。卽同北調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韻作南詞。隨口念來。皆似北調。是以知之。若填北曲。則莫妙于此。一用入聲。卽是天然北調。然入聲韻脚。最易見才。而又最難藏。掛工于入韻。卽是詞壇祭酒。以入韻之字。雅馴自然者。少。麤俗促彊者。多。填詞老手。用慣此等字樣。始能點鐵成金。淺乎此者。運用不來。鎔鑄不出。非失之太生。則失之太鄙。但以西廂琵琶二劇。較其短長。作西

廂者工于北調。用入韻是其所長。如鬧會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作字何等馴雅。何等自然。琵琶工于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聲韻脚。宜北不宜南之論。蓋爲初學者設。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別解務頭

填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

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說明不知何物。止于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爲體樣。言某曲中第幾句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于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鴉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予謂立言之人。與當權秉軸者無異。政令之出。關乎從違。斷斷可從而後使民從之。稍背于此者。卽在當

違之列。鑿鑿能信。始可發令措詞。又須言之極明。審
之極暢。使人一目了然。今單提某句爲務頭。謂陰陽
平仄。斷宜加嚴。俊語可施于上。此言未嘗不是。其如
舉一廢百。當從者寡。當違者衆。是我欲加嚴。而天下
之法律。反從此而寬矣。況又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
所取義。而稱爲務頭。絕無一字之詮釋。然則葫蘆提
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讀之愈重。其狐疑。明
了者。觀之頓喪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予謂務頭
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

猶棋中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
守者無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
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
務頭字不聲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二字全
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
也由此推之則不特曲有務頭詩詞歌賦以及舉子
業無一不有務頭矣人亦照譜按格發舒性靈求爲
一代之傳書而已矣豈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而阻
塞詞源使不得順流而下乎

閒情偶寄三卷目次

詞曲部

賓白第四 計八款

聲務鏗鏘

語求肖似

詞別繁減

字分南北

文貴精潔

意取尖新

新書卷之三
少用方言

時防漏孔

科譚第五 計四款

戒淫褻

忌俗惡

重關係

貴自然

格局第六 計五款

家門

冲場

出所色

小牧繁

大牧繁

閒情寄偶卷之三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婿沈心友因伯

全訂

男 將榮

賓白第四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填詞視賓白爲末著帝
有白雪陽春其詞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
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說焉元以填
詞擅長各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
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卽抹去賓白而止閱

填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
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則初時止有填
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
則以當時所重不在此是以輕之後來之
人又謂元人尚在不重我輩王此何爲遂不
覺日性一日而竟置此道于不講也予則不
然嘗謂曲之有自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
于傳註並物理論之則如棟梁之于榱桷就
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于血脈非但不可相

王安仲
曰先生
之恒情
即他人
之化境

無且覺稍有不稱。卽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末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卽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生出無窮話柄者。是文與文自相觸發。我止衆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恒情。不得齒涉其說。而作化境觀也。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一句聲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數
言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
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
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疊用不知散體之文
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語
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如
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
平則聲帶暗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
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頹

咆哮不能悅耳。此言通篇之大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于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務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也。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欠鏗鏘。而限于情事。欲改平爲仄。改仄爲平。而決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旣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

余云洩
從前未
洩之秘
與鑼鼓
舞絕刑
平子矣

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于仄而不知子之爲聲雖與
去入無異而實可介于平仄之間以其別有一種聲
音較之于平則略高比之去入則又略低古人造字
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
始也譬如四方聲音到處各別吳有吳音越有越語
相去不啻天淵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吳越之音相半
吳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
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卽聲音之過文猶土聲介于
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手情

平之問
皆執隱
侯之宛
而春其
聲者

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卽當用此法以濟其
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
而不得卽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
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
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卽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
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聽之
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
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
鳴而不可得矣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若無此種幾于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鬼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于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愠爲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卽爲杜甫李龜之

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卽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
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卽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
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騎堯舜彭錢之上非若他種
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醞藉包含十分半題
還須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
和平略施縱送卽謂失風人之旨犯佛達之嫌求爲
家教戶諭者難矣填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
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
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

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
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卽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
經從權暫爲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
一人有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
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果能若此卽欲
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減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內知我者與罪我者
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卽是笠

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氣
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
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瞶之別
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役人。
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
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
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覓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
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非我
者曰。填詞既曰填詞。卽當以詞爲主。賓白旣名賓白。

明言白乃其竇。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樹大於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僞者實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于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說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賓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填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攻飾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略數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曲則仍之。其間賓白科誦等事。有幾處合于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別。託

西廡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戶誦已久童叟男婦皆
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
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同也至于新演一劇其
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
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予非不圖
省力亦畱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慧不等能
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于
其間乎與其畱餘地以待增不若畱餘地以待減減
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

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于若是者，則謂
千古文章總無定樞。有創始之人，卽有守成不變之
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卽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
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爲奇，
奇翻爲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
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
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
馬遷之爲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爲數十百
行，數字爲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

于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逆。當目
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十數句。初
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
絕句。一出。又斂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
之家。止載古風。刪近體絕句于不錄者乎。此言多之
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道
勁者不能強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
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
長而又使人不可刪。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

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棟樑之導。以俟後來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竿頭未進。常有當儉不儉。因畱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今觀之。皆吳下阿蒙手筆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傳十種之外。別有新詞。則能保爲大夜鷄晨鳴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

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世人但知曲內宜分。烏知自隨曲轉。不應兩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卽能間施于淨丑。不知加嚴于生旦。止能分用于男子。不知區別于婦人。以北字。近于麤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鑿說話。且然。況登場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

間如新木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淨

白木厭多之說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淨潔淨者簡省之別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淨。二說不無相悖乎。日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卽是潔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蕪乎。所謂多謂不可刪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強鳧變鶴之多也。作實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愛。雖難割嗜亦宜專。每作一段卽自刪一段。萬不可刪者始存。稍有可削者許去。此言逐語初填之際全

本。其。脫。之。先。所。謂。懷。之。于。始。也。然。我。輩。作。文。常。有。人。
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後。悔。其。非。
者。文。章。出。自。己。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語。不。
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如。媼。好。醜。之。間。非。
特。人。能。辨。別。我。亦。自。解。雖。黃。矣。此。論。蓋。說。填。詞。實。各。
種。詩。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恒。情。也。凡。作。傳。奇。當。于。
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
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
行。之。者。則。人。與。我。中。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

通。行。伯。云。文。章。至。此。可。稱。無。雙。而。飛。曲。子。相。公。之。不。能。收。拾。卽。若。是。也。使。成。文。人。古。今。石。幾。

開情傑奇

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刪。非不欲改。無可刪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毫端。卽爲坊人搜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錮疾。難醫。予非不務潔淨。天實使之。謂之何哉。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于傳奇。一種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

在老實老實二字卽纖巧之警家敵國也。然纖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似變取成瑜。其實尖新卽是纖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足以移火。尖新二字卽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考必草
石
天
雷四起

填詞中方言之多莫過于西廂一種其餘冷詞古曲
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卽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
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
而今知之請先畢其說見時讀自反而縮雖褊寬博
吾不揣焉觀朱註云褊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
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褊者寡間有服者強半富
貴之家名雖褊而實則褻也因訊蒙師謂褊乃貴人
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既云賤矣則當從紵短一以省

一尺。躡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加胡不窄。寸
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
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
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鞞。卽見一二
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
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麤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
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
倍身。長復掃地。卽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
衣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

加大包
身始能
發此快
論然有
此識方
不此胆
胆亦不
易大也

爲。余。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魯。論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卽。是。類。也。予。始。幡。然。大。悟。曰。
大。史。公。著。書。必。游。名。山。大。州。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
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
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
至。今。未。變。非。子。遠。遊。絕。塞。親。觀。其。人。烏。知。斯。言。之。不
謬。哉。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爲
詞。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
詞。家。見。花。面。登。塲。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爲。成。律。每

作乎丑之白。卽川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于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設。至于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填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于江右。卽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絮花主人吳石渠生于陽羨。卽當規避陽羨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時防漏孔

一部傳奇之賓由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
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
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
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
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
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檢點長大者難于照顧吾于
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
亦許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策籬貯水珠清

進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科譚第五

插科打譚。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
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
而科譚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卽雅人韻士亦
有蹙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
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
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
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
下半本。只消三兩個蹙睡。便隔斷一部神情。

賸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卽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齣觀。若是則科誦。非科誦。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褻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污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誦之設。止爲

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卽談慾事亦有善戲謔今不爲虐今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爲善談慾事者哉人問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則說半句畱半句或說一句畱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頰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話慮人觸耳者則借他事喻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譚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卽非文人之筆。吾于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覓而外。則有梨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梨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覓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覓氣長。梨花稍促。還覓力足。梨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覓一種。其餘三劇。則與梨花比肩。使梨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

則詞壇赤熾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
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傾倒
必不作妒而欲殺之狀向闕羅天子掉舌排擠後來
人也。

重關係

科譚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場脚色皆不可少生
旦有生旦之科譚外末有外末之科譚淨丑之科譚
則其分內事也然爲淨丑之科譚易爲生旦外末之
科譚難雅中帶俗又于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卽于板

處証活此等雖難循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
關係關係維何日于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
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如老萊子之舞斑衣簡
雍之說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人中之
善于揶揄打諢者也作傳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則科
諢非科諢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諢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
插入某科諢一段或預設某科諢一段插入某折之

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爲。笑。也。不。真。其。爲。笑。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譚。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簡。雍。說。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卽。取。二。事。論。之。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欲。置。之。法。雍。與。先。主。游。見。男。女。各。行。道。上。雍。謂。先。主。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蓄。釀。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

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人中不幾八寸乎。人中八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絕妙之詼諧。戲場有此。豈非絕妙之科譚。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說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說。始及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爲喻。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笑旣不得。悟從何有。此卽貴自然。不貴勉強之明證也。吾看演南面廂。見法

聽口中所說科譚。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今人
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絕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
俗則爭取雅。則共棄乎。

格局第六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冲場用生。開場數語。包括通篇。冲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開手宜靜。不宜喧。終場忌冷。忌熱。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克父母。卽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

可變者變。卽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
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
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真中
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于一作。然
止別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
而爲近律者乎。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
乎。繩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師之奇巧。出焉。
衍文之道。亦若是也。

家門

荆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銳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補入。猶塑佛者。不卽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觀。俯仰低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手卽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

捉筆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卽古文之冒頭。時文之敬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卽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佞。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

諸先生
之文符
先生之
謂現身
若其所
說注者

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即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填詞而已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捷。然不登場。則已。既用副末上場。脚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理沒作者一段。

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
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罵。題。便。說。幾。句。閒。
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鹵。
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于。
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別。俗。元。人。模。子。太。近。老。實。
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謂之冲場。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
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

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目
搖。搖。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
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
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
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于其
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
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
目。全于此處理。根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歹。亦卽于
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由由自

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成。完璧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澁。勉強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睛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銳利者。寧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填詞路。乘日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澁。姑置艱填。以避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容後復拈毫。有興卽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撞天機者。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一路求闕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各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爲一家。旦爲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爲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無出四五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場。反認爲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卽如脚色之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于前數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并形體面目。

開情便寄
皆可不必認矣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後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爲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圍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馬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

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爲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驢主司入殼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覓。使之執卷畱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卽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態。去秋波那一轉也。

填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入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既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幾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譽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毀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遠于今四百餘載推西廂

爲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
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
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
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實甫耳
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髮窮幽晰微無復有遺
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坑之
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
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

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日火其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卽吝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盡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

人語乎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
神所隨者專